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1889-1910)

一、勇悍的客家

陈铭枢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廿一，即公元1889年10月15日。他的故乡是广东省合浦县六湖垌璋加村岐山背，解放后划入广西，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曲樟乡。原址现为合浦水库系统中的六湖水庫。这里在历史上属廉州地区，和钦州又合称钦廉地区。他出生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他出生的地区是一个动荡的地区。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每个人一生成败的种子。社会和家庭环境，对的一生，总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钦廉地区西邻广西的十万大山，南临大海，并与越南交界。除海南岛外，这里就是中国大陆南部极边地区了。廉郡原有海角亭，因在青海之角，而有此名。宋朝的苏轼（东坡）曾谪居廉州，存有古迹东坡亭。这里四季常青，三冬不雪，气候温暖潮湿，山水险恶，古称瘴疠地区，瘟疫流行，地瘠民贫。《廉州府志》说：“廉郡僻在粤东之极南，于十府三州中最为硗瘠，又外接交夷，内错山海，鲜学士文人之游息，无巨商大贾之转输，以故士多椎鲁，民安朴陋。”同时，廉州在传统上是广东海防要地，东路为惠州、潮州，中路为广州，西路即为高州、雷州、廉州。西方势力向中国入侵后，这里更成了防边的敏感地区。

陈铭枢的故乡在合浦县城的东北，地处廉山之北山谷之地，原有六湖，一是官塘湖，二是养珠湖，三是黄泥湖，四是深湖，五是青湖，六是赤子湖。有此水利之便，人民赖以灌溉，得以世代生存繁衍，人口日渐稠密。其中三湖在有清年间，即被人民开垦成为良田，存三湖以资灌溉。1958年兴修水利，六湖垌被辟为水库，是合浦的重要水利设施。陈铭枢的外婆家在廉山之南的大廉垌福祿乡，背山成村，一派平川，通往大海。青青的山，蓝蓝的海，锻炼着勤劳勇敢的人民，培养着人民骠悍的品格。陈氏宗族是合浦县的第一大族。在两广地区，除少数民族外，在汉族之间，有土客之分，所谓客家，就是历代从中原地区南迁的居民。他们大都只能占据比较贫瘠的山地，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而顽强奋斗，因而普遍地富于冒险精神和勇悍好斗的品格。陈铭枢的家族就是从中原南迁的客家。先祖原籍河南省开封府陈州颍川^[1]，因避世乱迁居福建省仙游县。明朝弘治年间，陈念公八郎（排行第八）由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迁至广东高州府，再迁居合浦六湖垌，是为合浦陈氏宗族的开基始祖。六湖垌建有陈念公祠，陈铭枢曾亲书门联：“颍川垂世泽，珠浦启家风”，但祠和联现均已不存。陈念公传至八世祖迁居璋加村，为陈铭枢先祖。陈氏且迁居钦州、博白诸地，宗族繁衍，人口众多。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两广地区的客家人，涌现了一大批领袖人物，洪秀全、孙中山都是客家人。他们接受了时代的新气息，勇敢地开辟社会前进的新天地。

晚清年间，社会矛盾日渐尖锐，鸦片战争之后，散兵游勇分布各地，使这一带天地会十分盛行，屡屡发动风潮。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广东天地会也发动暴动，从1854年到1864年长达10年之久。廉州一带也烽火连天。客家人是天地会中的重要成份。天地会遭到清

政府的残酷镇压，大多逃往越南，但仍流连不息，民变也屡仆屡起。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钦廉地区是中国军队的重要前进基地。抗法名将冯子材就是从钦州募兵出发的，而黑旗军也是这一带天地会流落在越南的余部。冯子材回师之后，就驻扎在钦廉地区。中法战争之后，越南北部的天地会被法国当局驱回中国境内，同时，战争结束后，散兵游勇重新散布两广边境，致使1898—1905年间，广西会党屡屡暴动。钦廉一带是会党活跃的地区，因而也是清政府驻扎重兵的区所。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之后，就到处利用会党的势力来发动起义。他十分看重钦廉一带的会党势力，和黄兴一起多次在这里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如1907年到1908年间的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黄兴就是因在钦廉上思一带血战而威名大震。同时，清军的防营、新军也会集钦廉地区，因而黄兴等和防营的郭人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赵声都取得联系，进行策反活动。两广总督张人骏指出，广西的会党游勇，以“钦、廉为所归宿，隐患尤无已时。故频年用兵，卒至旋灭旋起。顾昔则游勇土匪，其志仅在抢掠；今则勾结逆党，倡言革命，竟至谋陷城市，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2]因此，这一带伏下了革命的种子。

陈铭枢出生于中法战争后的第四年，正是会党重新趋向活跃的时候，钦廉地区成了兵匪拉锯之地。虽然这一带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但始终是重兵屯扎之所。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这对陈铭枢以后的道路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扶困救危的少年英雄

陈铭枢的父亲陈均镛，字佩卿(1871—1921)，系陈氏十七世祖，廪生出身(秀才)。陈铭枢出生时家道已中落，生活不富裕。父亲在钦州、合浦一带教书，也曾应聘于35里外豪屋村(同宗族)私塾执教。母亲刘六姑(排六，村人称六姑)是大廉垌福祿乡人。她勤俭持家，去娘家路上，休息时还要拿针线缝衣做鞋，24岁病故。陈铭枢还在孩提时就失去了母亲，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件悲惨的事情。父亲续娶石角村廖氏，人称七姑，生妹陈铭英(1988年病故，寿96)，生弟陈希徐(名铭骥，1944年于乡病故，年49)。继母过门后，在他3岁的时候生下了他的妹妹(1893年3月)，6岁的时候生下了他的弟弟。这时候，父母对他很虐待。他回忆说：“父亲是个秀才，不问家人生产，后母过门后同父亲染上大烟，俾昼作夜，全不理睬子女何等状况。后母常诋我，润渐日久，父亲随之恶我恨我。每值食时，我在门侧窥视父母及弟赫都围坐了，才偷偷地进去，侧身蹲下，战战栗栗，一举碗把饭塞入口，急卒了事；未尝敢吃一顿饱饭，偶然添多半碗，便遭斥骂。”^[3]他在家里无衣无食，孤苦伶仃，满头长着虱子，发肉模糊，满口虫牙，还得了夜盲症，奄奄一息。幸好陈铭枢的二十舅公，念着姊妹的旧情，发现了外甥的可怜处境，把他从地狱般的生活中解救了出来，从廉山之北，领到了廉山之南，治好了他满身的疾病，恢复了儿童的活力和天真。陈铭枢的外婆家是一个大家族，居住在福祿乡的独立村，家族的祠堂尊崇着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意味着他们是刘氏的后裔，有着高贵的血统。围垒式的楼房，犹如一所兵营，高高的角楼，布满了碉眼，警戒着四方，防备土匪的袭击和土客、宗族间的械斗，保

卫着家族的安全。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这是富甲一方的大家族常见的自卫措施。陈铭枢有10年间，经常寄养在这里。有时，他受不了父母的虐待，就逃到外婆家。

免于饥饿之苦的童年生活，无论是清贫还是富有，总是天趣盎然。陈铭枢青少年时期在外婆家的生活，丰富而有朝气。福祿乡背山面海，更增加了他童年的生活情趣。他常常和伙伴们奔向大海，追赶着步步后退的海潮，捞捕贝壳和鱼子，既是劳作又是游戏。秋收的禾堆，是陈铭枢和伙伴们滚打戏闹的暖床，而高大的老社树，又是他休酣南国的漫漫长夏的凉床。老社树披着丰满的绿叶，远远舒展的树枝，遮蔽着烈日，而静静地安卧的树根，枕起他小小的脑袋，陪伴他做起一个个甜蜜的美梦。上山放牛是乡间儿童的日常劳作，小放牛的情趣，并非仅仅是诗画歌舞中的浪漫，也需要勇敢和机智，这毕竟是为了生活而让一个孩子去和大自然搏斗。有一次，他突然钻进了榄钱树丛里，一下子迷失了方向，不辨东西。好不容易才钻了出来，经受了一次生存的考验。缺乏生活经验的孩子们，也会惹起事端。有一次，他的表弟恶作剧，哄他骑上牛背，趁他没有防备，用鞭子猛抽牛的屁股，受刺激的牛无情地狂奔下坡，不顾主人的安危，差一点就把他摔死。13岁那年，他在外婆家，正值山洪暴发。在乡社的后面，有一处山谷塘堰，一个看牛的伙伴，不小心被冲落进去，拚命挣扎，这是一个寡妇的独子，身负着母亲的全部希望。陈铭枢发现后，不顾自己年小力薄，勇敢地扑进塘里，奋力营救，落水的牧童已奄奄一息，陈铭枢拚全力与洪水搏斗，咽下了一肚子水，精疲力尽，幸亏最后拚命攀上了一块大石头，才得双双脱险。事后，他也后怕，当时，是那么危险，差一点葬送了自己的小命。他从小就培养起了勇敢、倔强、乐于助人、努力奋斗的品格。

陈铭枢在家的時候，父母对他一直不好，有时，整夫被关在一间黑屋子。有一次他被父母打得遍体鳞伤，被迫逃到过去自己家的一个老佣人那里，再由这位老佣人背他逃到外婆家。倒是年幼而天性善良的妹妹，经常袒护着他，为他在母亲面前受过。陈铭枢成名之后，也一直照顾着这位生活多难的妹妹。陈铭枢尽管受着父母的虐待，但在乡里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或挑水，或上山打柴，或帮助修理屋舍。青年时期的陈铭枢长得身高体壮，乡里人称他大哥，继母称他大货，而父亲则称他阿福。一位体魄强健、既有一定文化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年，在南国的风雨中成长起来。

陈铭枢7岁时就随父亲读书，稍长也曾到南康镇拜当地著名的学者作老师。这时已经进入了20世纪，清末实施新政，各地开办新式教育，陈铭枢靠族中公益金帮助到公馆文治高等小学就读，开始接受新式教育。陈铭枢青少年时代，由于父母的虐待，经常失学，在家要带领弟妹，弟弟就是由他背大的。上学的时候，由于饥饿，不免要去偷比他大的同学的冷猪头肉、冷猪油吃，生活十分不安定。因此，他的学习根柢比较差。加入军校以后，他主要是进行革命活动，所以，也没有专注到文化学习上。一直到30岁之后，他在军中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发奋自学，才有了很好的文化造诣。

三、投身新式军校

陈铭枢在乡间度过了少年时期，时代的风雨会把他飘向何方，还是一个未定之数。人的一生总是靠努力和机遇，如果不努力，有了机遇，也会如浮萍般飘流而去，难以抓住；而没有机遇，或则，顽强的努力屡遭挫折，或则，事倍而功半，难以有所成就。当然，机遇是由时代造成的，不同的时代，提供不同的机遇，造就不同的人才。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道理。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将星辈出的时代。历史的机遇造就陈铭枢成为灿烂将星中的一颗明星。中国晚清的军制十分繁杂而混乱，既有传统的旗兵和绿营，又有后起的湘淮军，并由湘淮军演变、改组而成巡防营，最后，新建陆军代替旧军而成为军队主力，但旧式军队依然存在。当时，在钦廉一带活动的有防营和新军，他们都和革命党有联系，但真正富于革命倾向的则是新军。防营虽然也进行新式兵操和配备充足的火力，但操练不严格，而且，防营采取统领募兵制，兵将之间，具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同时，兵源复杂，游民成份充斥。从袁世凯开始的小站练兵，新建陆军完全模仿西方的军队建制和练兵方法，并且力图向征兵制方向发展。在新建陆军中，尤其是南方新军中，大量起用留学日本军官学校的归国学生担任军官和教官，这些新军军官在军队中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新军要求征召的士兵有身家担保并粗通文字，素质比较好。在新军建设的过程中，科举制度被废除了，大批士生失去了进阶之路，而新的道路尚未畅通，于是，一大批读书人投身到新军，从而使新军中的革命思潮迅速发展起来。这给陈铭枢后来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历史舞台。前面说过，钦廉地区是重兵往来之地，有一次一位防营军官陈梯云率部经过，他系陈氏宗亲，见陈铭枢少年英俊，就问他愿当兵否？利用宗法关系募兵是当时的传统，便于结成牢固的团体。陈铭枢本读书比较少，科举的前途已废，而家境贫困，为谋生活，即随陈梯云作勤务兵，开始了军旅的生涯。不久，即1905年底，新军建设进入高潮，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陆军中学，内附设陆军小学，招收了第一期学生。但陆军中学不符合练兵处奏定章程，翌年即将中学生归并广东陆军速成学堂，而陆军小学得以扩大招生。陈铭枢得到这个消息，就回到家乡，为报考军校作准备，但是，他家境贫困，父亲难以为他提供路费。于是，陈铭枢只好挨家乞求帮助，仅得20多元大洋，只身航海，赴广州报考陆军小学。到广州后，语言不通，行李全无，孤苦伶仃，他定下了一去不返之志。当时，科举废除后读书人从军成风，一时间报考的人非常多，达3000多人。考前，他沉毅而又悲凉地对同考的人说：“苟不获取，当投白鹤潭而死也。”^[4]陈铭枢本来文字也没有学得很通顺，大概是毅力所致吧，这次考试发挥得特别好。1906年8月，他考试合格后，进入设在广州黄埔的陆军小学第二期学习。这时，他还不满17岁。

广东新军是一支充满革命气息的军队，革命党人的活动十分活跃，清朝官吏有养虎自危的惊呼，对新军严加防范。在陈铭枢入学时，第一期同学中就有陈汉柱、何卓侑等同盟会员。陈汉柱也是客家人，讲客家话，见到新同学陈铭枢，就用客家话向他宣传排满兴汉思想，不久，就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当时，广州同盟会秘密机关的负责人邹鲁、姚雨平

等都是客家人，客家人之间有一种亲和感，陈铭枢很快就和他们建立了联系。从此，他积极物色对象，向他们宣传同盟会的宗旨，利用星期天到山岗僻静处，发展同盟会员，成为学校中同盟会的核心人物。蒋光鼐、李章达、邓演达等都是由陈铭枢鼓动加入同盟会的。

陈铭枢入学的第二年，即1907年，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因策应萍浏醴起义没有成功，在南京军中立足不住，来到广东，初任督练公所筹运课提调，后任第二标统带（团长）。这时，陈铭枢的家乡钦廉地区发生抗捐风潮，赵声奉命率部经北海赴陈铭枢的家乡廉州海角亭驻扎弹压。他趁机和黄兴联络，准备起义。但由于各方面联络运动不成熟，起义没有成功，赵声感慨地赋诗道：“八百健儿齐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他虽没有举兵，但仍遭人密告，不得不回粤，出任陆军小学监督。赵声文武兼备，热情洋溢，很有魄力和组织能力，在军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赵声尚未到校，姚雨平就向赵声介绍了陈铭枢。到校的第三天，陈铭枢就单独去晋见了赵声，赵声径直用同盟会的握手暗号和陈相见。陈铭枢当时年轻幼稚，在和赵声的交谈中，往往搬出随父亲读书时学来的那些程朱理学的教条。赵声立即严肃地对他说：“中国的礼教，经过朱熹更是变本加厉，已成了吃人的东西。我们投身革命的人，对之应该深恶痛绝，万不能再受其毒害。”这对陈铭枢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赵声离开陆军小学后，陈铭枢继续和他保持着联系。一天，两人在白云山能仁寺相遇，又见到寺中一位陆小未毕业的同学，因抗拒家中包办婚姻，愤而弃学出家，赵声十分同情，即作诗一首，写成条幅送给他：

愿力未宏因学佛，英雄失路半为僧。

月明沧海归来日，万里蛮山一点灯。

同时，他又写了一条横披，上书“宏毅”二字，送给陈铭枢，以资鼓励。陈铭枢受到赵声的感染极大，一生经常回忆起上面的那些诗句和谈话。^[5]

陈铭枢少年时期养成的勇敢、坚毅、豁达、热情的品格，在革命运动中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他在学校里广事交游联络，和同期同学蒋光鼐，后来入学、才华洋溢的邓演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长期合作的密友。同时，他经赵声介绍，又认识了朱执信、倪映典等在广州新军中活动的骨干，建立了广泛的革命联系。陈铭枢又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因而人人视为老实人，所以，尽管他从事的是秘密的革命工作，却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他每年寒暑假，因为没有钱，无力回家，仍在学校住宿。有一次，革命同志刘可忠从广州乘一汽船到校，他报了紧急外息，招待同志。这件事被校长黄士龙知道了，但黄一打听是陈铭枢，竟毫不怀疑了。光绪皇帝去世时，全国带孝，当时南方已剪辫成风，而陈铭枢还保留着辫子，把它盘结在帽子里，特别显得忠憨可掬。1909年，陈铭枢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升入南京陆军中学学习。按照清末军校体制，全国设四所陆军中学，直属陆军部。陆军第四中学堂设于江苏南京，招收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及驻防各小学堂毕业生。陈铭枢从广州来到南京，他的革命活动也就从广州移到南京继续进行。赵声在南京军界留下了很大的影响，陈铭枢和同时升入陆中的蒋光鼐一起，积极联络同学，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使

南京新军中布满了革命的火种。

1910年初，倪映典看到广州新军起义条件成熟，就请黄兴、赵声前往香港，请孙中山筹款支持，定于正月十五起义。但由于新军士兵急于发难，为一件小事和警察发生冲突，引起当局的注意，倪映典被迫仓促提前发动起义。结果，起义失败，倪映典牺牲，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工作遭到巨大破坏。倪映典是赵声的密友，曾共同在南京新军中进行革命工作，是南京新军中革命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广州新军起义时，陈铭枢在南京陆军中学学习，未能参与新军起义，但在新军界有重大影响的倪映典之死和广州新军起义失败，给他很大的刺激。广州新军是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赵声等直接主持组织革命活动的对象，具有扎实的工作基础，新军起义失败，对同盟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些革命党产生了悲观情绪。

这年底，孙中山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庇能）召开秘密会议，鼓励大家不屈不挠、破釜沉舟、全力经营，在广州发动一次志在必胜的起义。会后，孙中山命赵声赴香港主持联络广州新军，命黄兴等赴南洋筹款，计划以黄兴组织精锐的先锋进行突击，策应新军起义，同时，组织防营和会党响应起义。占领广州后，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会师长江，以争中原。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不久即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革命党内大批精英云集香港、广州，准备大举起义。陈铭枢在南京和赵声及广州有关方面的通信中，察觉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断定广东将有新的举动。他本是广州军校的同盟会员，又是赵声的学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跃跃欲试，就向学校请假省亲，并写了一封信给赵声，径自前往香港，找到赵声，只见赵和归来参加起义的留日学生正高谈阔论，就向赵要求参加起义。当时，同盟会本有起义成功后由赵声率一军北上南京的计划，届时军队扩大，需要大批革命军官，而军校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将是一支有生力量，赵声为保存有生力量，不愿在一次起义中消耗精锐，严肃地对他说：“你们军官学生，是将来革命的种子，以后推翻清廷，掌握军队，全靠你们这一批人，怎好轻易牺牲呢？况且这次起义，成功与否还不可定。你赶快回去吧！”陈铭枢听从了赵声的话，到广州察看了一番，姚雨平等也劝他赶快回校。当他从香港乘船回到上海时，就从报上看到了广州起义不幸失败的消息，同盟会大批精英死难，陈铭枢如遭晴天霹雳，万分悲痛。同盟会领导人也陷入了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之中。赵声回香港后，情绪激愤，得了盲肠炎，这本是小毛病，但他急于处理失败后种种事务，延误了医治，不幸病逝。陈铭枢失去良师，在前进的道路上好象失去了一盏明灯，更需要自己摸索着前进。

陈铭枢回到军校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宋教仁、谭人凤等鉴于同盟会在南方的历次起义遭到失败，就和江浙一带的同盟会骨干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筹划长江一带的起义组织工作，谭人凤、陈其美到南京时，也都找陈铭枢联系，他既是军校同盟会的主持人，又是军校同盟会的对外联络人。

注释

[1] 《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40 页。

[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71 页。

[3][4] 陈铭枢：《结合“批判儒家思想”的自我检讨》，《现代佛学》第 2 卷第 10 期，1952 年，北京。

关于陈铭枢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他另有未刊的诗回忆，附录如下：

一九五五年夏回本籍钦廉视察毕和归途中得新旧体诗多首录下（摘录）：

六月八日晨五时出，视察南康、公馆两区，至夜九时归，纪诗三首：

到南康镇

这走产鱼、盐和珍珠之乡。

我年青时曾来此登过

巨室某老伯之堂，

也拜过巍巍某师的门墙，

还有尚在镇内的

童年之交的师兄。

拂晓前动身八时到，

入镇区所会区书记和

区长等，一分钟也不放过，

坐谈的：上三事外

加以抗旱的春夏造。

短短四小时满足了我所

要听取和振奋了对座；

最突出的：六十年未见过

接二连三的风、霜、旱灾祸，

却能够不使有一人饿倒。

酣饕地餐了一顿粗糙，

再驱车上道。

唔，上说的故人们呢？

应交清一句：

“今日之事民为政”，

来时哪会想及他们，

走时更来不及想哩！

他们不是地主便是官吏，

也毋庸询问已否取消管制！

车过福祿乡

那里是福祿乡的独立村——

旧时富甲一方的围垒式的楼房：

前面大方楼做像“马王”吮血般的按、当，
左后角小高楼具着瞄射四周上下的碉眼，
中间坐落标榜着歌大风的鼻祖刘家祠堂。

它是我从孩至少年寄养游戏之所！

屋边矗踞的老社树更加葱郁而婆娑，
乡人向所苦詈为凶龙的枕山已呈现鳞破。
刚一霎的驰过，那全貌都摄入了我眼窠。

再一瞬的回忆历历浮雕在眼际：

社后的山谷塘堰是我曾舍命救活过
临淹毙的一个寡妇的独子——看牛儿；
亲表弟某哄我骑在牛背上，却把鞭子
痛抽牛后，险些儿被狂奔下坡所跌毙。

还有：枕社荫树根睡过了百十回，
在秋收时禾秆堆上颠播过几千次？
在前濒海逐退潮捞捕贝壳和鱼子，
每钻进榄钱树丛里，速向，不辨东西。

还有，还有：不幸早死的二十舅公，
拔出无衣无食快要送命的我——孤儿
带来他的家里——就是这个村子，
医治好我的鸡眼盲，烂头虱和满口虫齿。

像这经过十年多的儿稚故事，

一下子掠现在脑际，也就一下子完全隐没了；
并不是无回忆的感慨，而是感慨本身不起作用了，

这由于跟着历史车轮拗转，思想生活也划了时代了。

引者按：“巍巍某师”，陈铭枢在粤军时代的回忆中说，廖愈簪是他的老师。廖字杏斋(1862—1948)，南康陂塘人，清末举人。或许这里即指廖。

[5]陈铭枢：《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75辑。